



# 馆藏文物看通州

本报记者 曲经纬 张丽

军事重镇

## 冷兵器见证刀光剑影的通州

不仅经济文化等历史底蕴深厚，通州还是“上拱京阙，下控天津”的“水陆之冲途”，是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。丰富的馆藏文物也彰显出古城的另一面。

通州区博物馆展示的战国青铜剑，说明先秦时期燕国曾有战事在此地发生；东汉初，北齐北周隋、唐初，潞县(今通州)曾先后三次成为渔阳郡郡治所在，可见此地作为北方军镇替中原王朝扼守北边疆；北齐之时，修筑土长城直至渤海湾拱卫东部北边防线，皆可佐证通州是军事重镇。

通州的门户地位，因金代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都城日益突出。通州区大运河研究会理事、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陈喜波说，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都城，大都的影响力远及海内外，通州作为东大门，经济上河海联运，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因水运与海运的畅通源源不断经通州输入大都；交通上，从元代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覆盖全国的驿传系统，通州正好处在连接大都与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，将中央政府的军政号令传布四方。在近700多年的时间里，通州得到历代统治者不断经营与善治。

明清以后，通州的军事门户地位更加凸显。通州区博物馆收藏了三尊出土铁炮和400余枚铁炮弹，均为明清时期。据历史记载，多次惨烈战事发生在此，无一例外都是以攻占首都北京为最终目标的艰苦攻防战。

北蒙南倭是明代两大外患，北方蒙古瓦剌兵、后金兵数次入犯北京，通州城内粮仓存有供应首都与北部边防官兵的粮饷，是兵家必争要地。因此保卫通州，保卫运河，是保卫首都与边防的重要前提。

“明代通州地近边关，具有护卫北京要贵，因此在通州地区共设有五个军卫。除通州卫外，还有神武中、定边、通州左、通州右四卫，用来拱卫京城。”陈喜波说。

此外，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打下元大都后，命孙兴祖重修通州旧城城墙，至明朝正统年间在通州旧城西侧修一圈城墙，将大城西仓纳入其中，防御鞑靼、瓦剌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，保卫粮仓。如今在通州区博物馆中还能看到张家湾印泥城砖，据文史专家推测此砖应是各修缮北京、通州等城墙所需。

晚清后，通州作为运河水路通达之地与京城东面的最后一道门户，先后遭受英法联军侵华、八国联军侵华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创伤与深重灾难。大时代变局中，京城遭受各国列强欺凌，而门户通州不得不首当其冲，在护卫京师脆弱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。

在一片空旷之地，双方骑兵激烈混战……馆藏文物《八里桥之战》版画，生动还原了英法联军侵华时期八里桥大战的场景。

这幅版画为横版，版画下有一行英文，大意为“皇家龙骑兵禁卫军跟八旗兵在北京附近的遭遇战”。版画面容为双方激战的场面，大部分骑马作战，也有几人短兵相接，或是人仰马翻，可见战势之猛烈。

“1860年，英法联军海上集结，占领天津大沽炮台，经海河至北运河一路打到张家湾，清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拼死抵抗，战事惨烈。”王铭回顾这段历史说道。

这幅馆藏版画来之不易。郑旭升介绍，该版画实际来自英国《伦敦新闻画报》，创作时间大概为19世纪中叶，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吴十洲教授在英国购买，后赠与通州博物馆，填补了通州区博物馆无版画类文物的空白。

“一把扇子，写满各式各样的奇符符号，正反面共100个。据文史专家池源介绍，各地漕粮运抵通州后，官府会委派雇用的军粮经纪人员加以验收。为防止勒索舞弊等情况发生，制定密符制度，每名经纪都有自己的一个密符。“每名军粮经纪在验收合格的漕粮袋上，会上好的炭画上密符。监察官员随时抽查袋内的漕粮质量，合格便罢，有不合格的，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，追根溯源，查出真实姓名，然后按照朝廷规定予以处罚。”

池源说，元朝建立大都后人口大量增加，周围亦有大量驻军守卫，漕粮需求量很大。军粮经纪是应运而生的职业，并非政府在编人员，但信誉度极高，对于押运与收储方都负有责任。“小小的折扇体现的是古人的军粮管理智慧，也是古人维护整条京杭大运河漕运秩序的智慧缩影。”池源说。

“先有张家湾，后有北京城。”说的就是大运河为建造北京城运来物资。馆藏20多块金砖就是此证。所谓“金砖”，指规格为二尺二、二尺、一尺七、一尺四见方的大方砖，并非真金制作，而是泥土烧制，但因制作过程材料耗时，价值堪比黄金，故称金砖，是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的珍品，专供官署等重要建筑使用。从故宫初建时起，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。

此前，通州区博物馆曾借出一块清乾隆三十八年所造金砖，在国家博物馆的“舟楫千里：大运河文化展”上展出。这块金砖是清代鼎盛时期所造，铭文精细，上到知府产地，下到工匠名字，全部署名镌刻，可以看出，清代质量追溯制极其严格。

大运河不仅为北京城送来了金砖，还有金丝楠木、花斑石等基础性建筑物资，大量南方技艺、风俗、美食也传入京城。

馆藏文物里出现了一个老北京人都熟悉的品牌——大顺斋。该文物为大顺斋雕刻楹联，由8块砖组成，上首为“本斋专做细巧糖糕什锦炉食一应俱全”，下首是“本斋专做大小八件龙凤喜饼一应俱全。”记录着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大顺斋糖火烧入京的故事。

据大顺斋第17代传承人刘志国遍查史料整理，“1637年的一天，位于京杭大运河北段的古城通州，迎来了一条条运粮漕船，其中一条船上走下一家人，打头的便是一家之主刘大顺。这个来自上元(今南京)的回民商贩，看中了这里的繁华，便落下来。刚到通州，刘大顺一家人有些水土不服，出现了腹泻，于是他们便将自带的麻酱、红糖和在一起做火烧吃，用于温肚止泻。在制作时还添加了桂花之类的佐料，制作出来的火烧味道格外香甜，于是糖火烧诞生了……”后来刘大顺在通州城内买下了两间门面房，取名“大顺斋”。至乾隆年间，生意渐旺，又在回民胡同买下五间门面，两间为店，三间当作坊，经营糖火烧和南派糕点……”

如今，大顺斋的金字招牌已经在通州地界挂了三百多年，大顺斋的糖火烧更是作为“通州三宝”之一，成为城市副中心一张闪亮的名片。

历史上，像刘大顺这样“有眼光”的商家还有很多，作为漕运枢纽城市，运河北首，明清时期通州经济繁荣，商贾云集。有据可考，大运河畔晋、冀、浙、闽、鲁等商业会馆星罗棋布。

如今，看着大运河畔一栋栋商务楼宇拔地而起，颇有古今同辉的穿越之感。

漕运枢纽

## 运河文物 重现富庶漕运北首

您有多久没去博物馆了？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，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博物馆——通州区博物馆推出“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”主题活动，将有特色的展览走进社区，同时邀请更多社区居民走进博物馆，通过一件件珍贵的藏品，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悠悠历史。

通州区博物馆共有2000多套藏品，将近6万个单件，涉及石刻、瓷器、陶器、契约、铁器、匾额以及印泥城砖等多门类。其中不乏珍贵文物，诸如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份军粮经纪密符扇，还有见证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燃灯塔风钟、乾隆三十八年的金砖以及大量不同形制的石刻等，无一不在这座通州悠久历史与辉煌文化。丰富的馆藏见证着这座历史古城发挥军事重镇、漕运枢纽、对外交往等方面重要的历史作用。

一座馆藏浓缩一座城，记者走进通州区博物馆，带您一起见证两千年古县变身城市副中心新城。

历史古城

## 通州因“路”而生 还建有长城

一进入通州博物馆展厅，一副《蓟襄驰道示意图》迎面可见。这张图展示的是蓟襄驰道穿通州旧城以北而过，这条古道是秦时所建位置最北也是最早的“国道”，跟如今的京哈高速基本重合，是秦朝中央通往辽东地区的交通动脉。通州区博物馆馆长郑旭升说：“在人类历史上，交通路线的开辟向来与人类的活动相生相伴，其中又以陆路交通的开辟最为久远，秦始皇所修蓟襄驰道是通州城得以延续千年历史的基础。”

“提到蓟襄驰道，不得不提它的前身燕山南麓大道。”首都大历史学院副教授、首都大北京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铭说。自有记载以来，蓟城(今北京)便有四条交通干道沟通四方：西北居庸关大道，东北古北口大道，西南太行山东麓大道，东方还有一条连接蓟城与渤海湾的山海关大道，即燕山南麓大道。

“北路绕长风，方舟成奄泊。迟迟通路亭，弥弥活水曲。”这首明代王问的《杨村驿与镇山乘烛言怀》五言诗中提到的“北路”，便是指燕山南麓大道。在这条大路上，坐落着新莽时期的“通路亭”，即西汉时期称为“路县”，东汉时期称为“潞县”，正是今通州。

亘古至今，城市的发展与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，一是水源，二是交通。北京小平原的几大水系汇聚于此形成通州的母亲河潞水，为这座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通州临水而建，因“路”而生，这也是通州最早以路县为名的原因。王铭说，这四条干道不仅是今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形成的根本条件，也是通州地区得以持续发展、历久不衰的重要基础。

清晰讲述通州历史的，还有通州博物馆珍藏着的93合墓志。其中，历史价值最高者当属1983年于通州土桥砖瓦厂施工中出土的唐代孙如玉墓志。眼前的墓志艾叶青石制，正方形，边长47厘米，志盖四角线刻牡丹花，四坡面线刻十二生肖；志底四角刻“X”纹，内饰云纹。楷体墓志铭文：“魂埋潞川，东有潞河通海，西有长城蔚山，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戍，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，并是齐时所置……”

“这段志文告诉今人，今通州城是北齐所建，今城内曾筑有北齐长城，今北运河唐时已称潞河并明确其走向。这对研究今通州区历史地理、北齐长城走向提供了历史证据，填补了通州城变迁、北齐长城记载的空白，十分珍贵！”郑旭升说。

不走进博物馆还不知道，通州居然也有长城。

郑旭升介绍，馆藏唐代公孙孙墓志，以及清代刑科给事中雷应禹墓志铭文均见证了北齐长城的存在。

北齐土长城遗址位于通州永顺镇窑厂村，始建于天保年间(551年-559年)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。据推断，古时高7至8米，今残高4至6米，宽处13米，窄处近9米。

据史料所载，南北朝时期，公元550年北齐建立，建都邺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)，公元577年被北周所灭。北齐领地南与萧梁对峙，西同西魏、北周抗衡，东有渤海屏障，惟北惧柔然、契丹侵扰，于天保八年(557年)自昌平长城向东南依河而筑修起一条夯土长城，傍温榆河、潞河，经顺义、通州、武清，直至天津海河。隋统一后，长城失去了防御作用。明初开始，通州居民骤增，建房甚多，附近居民取土长城熟土烧砖。有窑工在土长城上建房成村，才保存下此处一段长城遗址。

“一边是长城，一边是潞水，自然与人工屏障相结合的地理区位，是历史上潞县城市自我保护的依托。”王铭说。

“一支塔影认通州”，作为地标，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塔直至今日仍在大运河畔守望。八角十三层高的燃灯塔斗拱飞檐，椽头上曾悬挂着2248枚精致铜铃，通州区博物馆就藏有100多枚。铜铃学名叫“风钟”，馆藏风钟都是环顶、圆肩，大小尺寸略有不同，高的有17厘米，口径最大的有16厘米。

藏品中，有的风钟腰腰刻有“修塔僧照盛”楷书字样，标明清康熙三十年(1691年)重建塔身工程是僧照盛主持。有的则刻有人名。郑旭升表示，当年僧侣为了重修此塔到处化缘，仅靠个人微薄之力，一年化缘所得也修不完一层。当地官员得知此事，动员百姓、乡绅募捐“众筹”修塔，第二年便修缮一新，故而在风钟上刻有募捐者的姓名，有的还刻有寄语。

“作为通州地标，燃灯塔与塔内文物体现的是北朝以来潞县多元文化的融合，也是潞水对岸的西汉路县故城的延续和呼应。”王铭表示，“通州”取“漕运通济”之意，作为大运河北端一座重要的漕运仓储大码头，奠定了通州城市繁荣的基础。“从历史和现实看，通州都是宜居之地。”王铭说。



燃灯塔风钟



《蓟襄驰道示意图》



《八里桥之战》版画



印记城砖

战国青铜剑